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林蘭香 第五十七回 守貞義重三姊妹 分產情聯四弟兄

德才並茂義情兼，些子蓮心苦愈甜。姊妹弟兄相翕合，多猜嫌處絕猜嫌。

卻說耿朗病沒，過了一周，又是景泰三年。雲屏四十四歲，愛娘四十五歲，春曉四十二歲。耿順年交二十二，耿岳頁、耿皇頁年俱十七，耿顛年亦六齡。耿順等貌雖秀雅，畢竟都是男子。惟有雲屏、愛娘、春曉雖稱半老，若自外人看起來，只不過象三十上下之人。因此帷簿之間，比耿朗在日多加一番嚴密。

是時耿月兄已升作京官，因妻火氏與妯娌不睦，遂析產分居。耿月旋家妯娌亦皆析產分居，故耿月旋等之子耿頤、耿??、耿頡、耿??、耿??、耿顛、耿??、耿頸、耿顛、耿顛，或仕或不仕，皆不如耿順兄弟的和好了。到得耿，耿頤等之子耿信、耿侶等之後，並不能如一矣。耿朗在日，曾請得一個孝廉作門館先生，耿朗死後，年已古稀，且無歸著，所以仍在那西配廳另一所內居住。誰知那先生精力雖衰，雄心尚在。景泰四年十二月內，雲屏等三年服滿，少不得與親族內眷有些應酬。

不想被這先生偷看過幾次，未免誠敬之忱與愛慕之私交戰於中，互相勝敗。又遇景泰五年清明時候，早間耿，耿皇頁、耿，耿岳頁、耿顛去會耿順上墳拜掃，春曉亦來會雲屏、愛娘。在大廳前上轎。又被先生在門縫中飽看了一回。情之所致，作了詩餘一首，調用《瑤台第一層》，其詞曰：林下風流真閨秀，爭誇尺寸長。五雲屏畔，凌風玉貌，耀日容光。轎衣輕罩，障面半開，不怕春涼。問年華，正天桃飽露，仙李濃香。

迴腸，選聲擇韻，密情幽愛寄瑤章。是他多愛，是儂無計，難近幃房。眼前如萬里，荷顧盼，故作儂張。鳳求凰，惜相如焦尾，宣意娘行。

常言道好事不出門，惡事行千里，那首詞早傳入人耳。有的說文人遊戲，風流罪過。有的說老不知羞，妄惹愆尤。有的說女奴侍妾，難保無私。有的說冶容誨淫，經言不謬。這些人雖未說到林宣的品行何如，到底與林、宣有些乾礙。此時耿順兄弟皆要羞辱先生，春曉道：「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。是真難假，是假難真。

看他詞意，是因偷看而作，別無隱情。我們若將小題大作，知道的說我寡婦孤兒，時勢當然。不知道的，必說我護短藏私，羞惱成怒。只須如此如此，你我既不認真，先生自必後悔，眾論亦必冰消矣。」雲屏、愛娘當下去意，即照春曉的言詞行事。

果然那先生自悔作詞之非，又作絕句一首，其詩曰：

交道於今較水涼，賢東兩世荷包荒。

自慚唐突無端語，地下相逢羞孟嘗。

一時譏諷林、宣兩人者，見了此詩，俱皆閉口無言。而雲屏等自此以後益加謹慎，雖一言一動，都象未出閣的女子，因此又作了耿氏的一番美談。只有火氏、康氏等因分產不均，多生事體，將東華門四牌樓兩處宅室，弄得七零八落，不成局面。棠夫人雖則在堂，年老病多，子姪家事亦不能照管，只好付之長歎而已。然卻因此臥病，雲屏、愛娘長來問安。春曉向兩人道：「東華門四牌樓，二處俱係一母同胞，尚且離散若此。若我家的順、皇頁、岳頁、顛四個人，得到大娘、三娘百年以後，各顧其妻子，亦不知作何光景。」愛娘道：「人無百年不散之局，盛必有衰，天地不能偏其栽培，祖宗亦不能庇其子孫也！」雲屏道：「理雖如此，但子孫的好歹，亦由祖父的貽謀。六娘素稱妥人，今日慮及到此，必有一番妥當的辦法，何不說來大家商議。」春曉道：「耿順年雖弱冠，卻已身列朝班。人情物理，何所不知？耿皇頁、耿岳頁兩人，去成婚之日只少三載。顛哥最小，雖就傅之期亦僅四年。與其追悔於後，莫若預定於前。就如今日眾家叔叔的離異，便是個合而必分的樣子。若象當年長房二房三房四房分居各爨、終身和好，又豈非以分為合的對證？此事若出自他人之口，未免有私。惟大娘嫡母，可以行得。」雲屏、愛娘聽了，一齊點頭無語。過了數日，雲屏、愛娘來與春曉共定分產之事。議定除耿順自幼出繼長房。泗國府內房屋已有萬間，地土已有千頃，奴僕已有幾百口，且又身受封爵，官高祿厚，已強過三弟幾倍，分毫不取外，將耿朗的產業均勻三股，分給耿岳頁、耿皇頁、耿顛三人。將耿朗原住宅室並北城一帶房屋分給耿岳頁、朝陽門外任外祖家宅室並東城一帶房屋，分給耿岳頁。西直門外水外祖家宅室並西城一帶房屋，分給耿顛。又將鬆之盛的兒子及宅後所住家丁分給耿岳頁。眾無悔的兒子及宅左所住家丁分給耿皇頁。需吉的兒子及宅右所住家丁分給耿顛。又將京南霸州一帶地畝分給耿皇頁。京東薊州一帶地畝分給耿皇頁。京西易州一帶地畝分給耿顛。至於內裡的侍女僕婦並現有的金銀、錢帛、器皿、衣服、車馬、玩好等物，亦是三股均分。雲屏親筆寫下三張分單，押了手字。第一張寫耿岳頁，第二張寫耿皇頁，第三張寫耿顛，又都教耿順鈐用圖記。又議定雲屏、愛娘在時，三個人仍是同爨。雲屏、愛娘死後，方准分居。分居之時，須依六娘照分單逐件細細分給。春曉又教將耿朗在日節剩雜費銀兩分作五分，兩分預備林、宣的喪葬，三分預備岳頁、皇頁、顛的婚娶。棠夫人聞知甚是歡喜，因又說道：「以分為合，正是成全他小兄弟的好處，卻亦是他姊妹三人義氣相投，才有這一番深意，我死後亦可免牽掛六娘與耿順了。」自此，棠夫人臥病不起，醫巫罔效，延至夏末秋初，正應了一句俗言：七十三八十四，閻王不叫自家去。遂於景泰五年七月命終，享年八十四歲。耿順以孫代子，春曉以婦代夫，顏色之戚，哭泣之哀，不但耿月旋、耿月兄等無一字褒貶，就是火氏、康氏那些人，亦無半句譏評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棠夫人自景泰五年七月病故後，至天順元年七月，已滿三年。季小姐懷孕，於天順二年六月生得一子，取名耿佶。後來克承先業，佑啟後昆，俱不必題。再說當時曹吉祥、石亨等，倚仗奪門迎駕之功，招權納賄，就有那些趨炎附勢的人當作靠山，竭力奉承。內中耿順的親族亦有勸耿順與曹石來往者，春曉便攔阻道：「天下者，乃當今之天下。

景泰崩後，自當復位。順天應人，何勞眾人去迎？以上皇之尊，近居南內，一切禁門，何時不可出入，又何勞眾人去奪。

況且這些人不過螢火之光，行其欺昧，倘遇雲開日見，獨斷當陽，則怕自身不保，那有工夫去管別人？若說走通曹、石，可免未來之禍，則閉門杜口，又安知不享自有之福？」耿順聽了，便學他父親迴避王振的故事，停支俸祿，告病在家，裁省日用，收管家人。上而事奉林、宣、田三母，下而和好岳頁、皇頁、顛三弟。正是：勤除自己門前雪，懶管他家瓦上霜。這一來有分教：不飛則已，一飛戾天。不鳴則已，一鳴驚人。